

抗戰老兵憶往事

人畜因緣，戰地奇遇

我的蒙古快馬

●馬志賢

自古好馬如美女，世間少有，得之不易。五十年前，交通尚不發達，如有一匹好馬，一小時跑四、五十華里，是很拉風的事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筆者服役於十二軍新編三十六師一〇八團。這個團於日本投降時，按編制接收日軍兩百三十多匹馬。其中日本、蒙古、中國馬均有。雖因交接期間，飼養失常，半年內倒斃四、五十匹，但還有一百七、八十匹。當時，一個步兵團，有這麼多馬，很不容易。

脫韁而去渡河而回

是時，部隊駐濟南北郊魯豐紗廠，馬養在倉庫區，我喜歡馬，而監督養馬也是

我的職責之一，故有空時，常到馬房看看，一天飼養班長李四海說：「你的前任喊我『馬伕』，我一聽頭皮都發麻。你稱我班長，我很感激，但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。我發覺你很愛馬，我們這些馬中，只有三匹好馬，兩匹已各有其主，另一匹在通信排，因性情暴烈，咬人、踢人或作人立狀，甚至騎牠時突然往房屋內或矮樹林中跑，使乘者卡到門上或擦到樹枝，故敢騎牠的人很少。兩個月前，魏獸醫騎去飛機場看朋友，脫韁跑了，用吉普車追，在田地中追逐，汽車開不快，追不上，馬泅過黃河（時黃河尚未歸導，水只有一、二公尺深）時近黃昏，夜間黃河北岸，是共軍出沒地區，不敢再追。就放棄了。兩天後

，駐在齊河縣第三營的人打電話，那匹馬，不知何時跑到他們的馬群中。牽回不久，又脫韁。在馬群中亂跑，隨其他馬匹吃、喝，人一接近即走避，太近了就咬，沒有人敢捉。通信排的飼養兵，在草料中摻鐵釘，企圖吃死牠。你不妨與通信排談談，用團部一匹馬調換。我調教、調教你騎。這是我對你的一點心意。」

李四海是蒙古人，身體雄壯，同摔跤之蒙古人一樣，原在內蒙一個日本種馬場工作，調教馬匹。日軍在南太平洋，連續打敗仗，急啦，連種馬也不要了，把馬場關閉，可用的人和馬都編到軍中。李四海也成爲皇軍的一員，日本投降，國軍接收時，發覺他是蒙古人，留下當團部的飼養

班長，他訓練馬、醫治馬的疾病都很內行。後來，三匹日本馬同時患鼻疽，流鼻涕及腿部腐爛。團長譚星煌交代：這幾匹都很好，想辦法治好，多花點錢沒關係。我先問魏姓獸醫，他說：這種病無藥可治。又問李四海則說：西藥無藥可治，中藥可治。魏階級比李高，而醫術則不如李，李心懷不滿，故二人相處不睦。李四海買一大包草藥，結果，三匹馬都醫好。

馬很聰明馴馬有術

李和筆者，邊走邊談，走近馬群，隔著木柵，他指給我看這匹馬，個頭與一般蒙古馬相當，毛黃色，白鼻樑，脊毛為棗紅色有一寸寬，由脛至尾，尾則為淺米黃色，抬頭怒視，氣勢挺拔，前蹄不停地肥地，似知是在談牠。李說：這匹馬的體型、毛色都不錯，惟一缺點是不夠高、大，如再長三十公分、高十五公分，就是最快的馬了。不過，找這樣一匹馬已很不容易，百中不一定有一，你好好騎。

當天，找同宗的通信排長馬玉琢，說明意圖。他慷慨地說：「不必換了，這匹給團部，我還有二十多匹夠用了。你肯要這匹馬，就是幫我一個大忙。我常擔心部

隊如果出發，不要說要牠駭器材，捉都捉不到怎麼辦？晚上睡覺也擔心牠咬到人，由現在起這匹馬算是團部的，你派人捉，出了事，你負責。」我把談的結果，告訴李四海。

第二天，李四海一見面即說：「捉到啦，早上騎了幾圈，情形還好。」我問怎麼捉的？有無危險？李說：「早上，牠吃草時，我慢慢接近，牠來咬我，我閃到牠左邊，趁勢抓住牠的耳朵，用口咬住牠的耳朵尖。馬的耳朵尖最敏感，再烈的馬，只要咬住牠的耳朵尖，牠就不敢動。」李又說：

「這匹馬是以前調教好的馬，因一再脫韁跑的野性又發，調教比較容易，兩個禮拜你就可以騎。」

十天後，李說：「比原來想像的要好，你明早可以來騎，但你要心理準備，就是摔你三次、五次，你還是要騎，只要騎上在操場走一圈就好。如果，明天摔幾次你不敢騎啦，以後，就更難騎了。」

我騎馬已有三年多的經驗，也被摔過幾次，只要不是腳未離蹬被拖，摔下馬也不過翻兩個滾，鼻青臉腫，皮破流血而已。傷不到筋骨，並不畏懼。次日晨，我抱

著被摔的心理，到操場。李四海說：「馬是很聰明的，我看著你騎，比較好。」我小心翼翼跨上馬背，緩緩繞場走兩圈，李四海說：「可以啦，開始很好。奇怪了，牠過去摔過很多人，尤其初次騎的人，不管摔不摔得下來，牠都要試試，今天牠根本無意摔你。這匹馬與你有緣。」在操場騎了四、五天，李四海說：可以上馬路了。

自那天起，每天早晨騎著在黃河堤下之砂土道路上奔跑。有一天，跑著跑著，牠前腿一顛蹶把我摔在地上，滿嘴砂土，起來看看，牠低著頭，不像是有意摔我。同時發覺，牠奔跑時前腿膝蓋有時僵硬，故摔倒。問李四海是什麼原因？李說：這是牠那次逃跑，追到黃河邊時，牠全身出汗，洩過黃河水涼激出來的，過河後沒人追，牠就停止不跑，造成這種情形。沒關係，天熱時，騎幾次遠程，讓牠全身出幾次汗，就好了。後來果然如此。李還特別用日本馬之馬蹄鐵改造一付蹄鐵，給牠釘上。李說：這種蹄鐵比國馬常用的較重，逼牠把腿抬高，經過一段時間，牠會跑的更快。這同人練習飛毛腿，在小腿綁鐵砂，是同一道理。

換馬風波戰地恩怨

不久，發生濟陽戰役，同師一〇六團打敗仗。連配屬單位共三千多人，突圍出來只有九百多人，兩百多匹馬全部丟光。

一〇八團前往接防。譚團長交代：一〇六團調回濟南，楊團長借兩匹馬，他與他的副團長騎，把好一點的馬借給他們。當時可以乘馬的人，我的階級最低，我能把誰的馬借給他們？只好把我的蒙古馬與一匹傳令馬借給他們。原說好，送到濟南即歸還，但跟去的飼養兵帶封信回來。楊團長要求把那兩匹馬撥給他們。我正考慮，等收到軍部核准撥交的公文時，用另一匹體型好一點的馬把我的馬換回來。但突然發生變化。

人畜因緣，戰地奇遇

楊培之，軍校畢業即分發第十軍第三師。抗日戰爭期間，先後參加死守長沙、衡陽等幾次大戰後。作戰經驗豐富，且勇敢。三十五年上半年，他率團在黃河北岸齊河、宴城、商河等縣交界地帶，機動打擊共軍地方部隊，屏障濟南安全，是當時山東國軍在黃河北岸，惟一的一個團。諸小戰役皆捷，半年內擄獲共軍人、槍逾千。時山東軍事最高負責人：山東省主席兼

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對他印象頗佳，濟陽戰役失利，王對他從輕處分，記兩大過，已告一段落。但濟陽是共黨的一個行政公署所在地，儲存很多棉花、小麥、黃豆、食鹽等物資。楊團突然收復濟陽時，共黨未及搬移。楊培之把棉花、小麥運回濟南很多，師部想要他報繳一部分。

楊培之是個桀傲不馴的人物，當年只有三十許，是濟（南）青（島）地區七十多位團長中最年輕的一位，年輕氣盛，出語刻薄，且態度傲上。對同事、部屬均好，惟長官的能力，如不為他敬佩時，則動輒頂撞。而新編三十六師的師長原為孫鳴玉將軍，是抗日戰爭時，死守衡陽四十八天那個第十軍的參謀長，也是楊培之的老長官，楊對孫相當尊敬。當年春，師長換人。楊對師部就不太尊重。故當師參謀長方人傑說明師部意願後，楊傲然的說：棉花、小麥很多，就是不給你們。楊的話，使方人傑氣結，銜恨於心。楊說過這幾句刻薄話，覺得很爽。但他不知道，已經種下半個月後被槍決的惡因。

事有湊巧，不久方人傑因事面見王耀武。王順便問：你們一〇六團整頓得怎麼樣了。方人傑雪恨的機會來了，他說：楊

團長根本沒有整頓部隊，他天天穿著西裝在濟南賣棉花、糧食。王耀武一聽大怒說：部隊損失那麼大，只記他兩大過，職務都沒有調動，他還這麼不負責。叫他明天來。楊培之次日到綏區，未見到王耀武，被送到軍法處，速審速決，判處極刑，第三天晨，就被槍斃，方、楊原來都是第十軍第三師的人，於日本投降後，同時，追隨孫鳴玉將軍到濟南。方本意也不過是煽風把楊培之調職。不料，火煽起來了，他無法控制。因他的兩句話，把楊培之送往西天。楊培之是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國、共爭戰期間，最先因作戰失利被槍決的一位團長。

楊培之一死，乘機把我的蒙古馬要回來。當譚團長與一〇六團新任團長電話講好後。我帶人騎馬連夜由濟南東方跑到西北方把馬牽回，怕時久又生變。

快能追兔並駕疾馳

當年冬季某天，李四海說：你的馬最近騎的少，有贅肉了，應該多騎騎，太肥了，影響速度。次日，我騎著牠在濟南市南郊一大片農田中奔跑，驚起一隻兔子，就追趕，追及時，我彎腰用日製馬鞭打兔

子，但總是差一點打不到，追的兔子由高處往低處跑時我跟斗並吱吱叫，最後兔子跳到山溝，才停止追逐。臘月天，跑得馬汗落如雨，當慢步走時，耕田的農人說：這是一匹好馬。我問：你怎麼知道。他說：你剛才騎時我在看，一般馬，追不到兔子，而你這匹可以追到。

卅六年一月，部隊由沂蒙山區退到博山，因在山區多天無法洗澡，次晨趕往博山城，想趁大浴池水還清潔時洗澡，在途中遇到迫擊砲連連長劉鑫華，他前我後跑了三、四公里，他勒韁緩行說：你這匹馬不壞。我問：何以見得。他說：我這匹馬很快，一般馬我可以很快拉開很遠的距離，但你這匹馬，我沒有辦法。剛才跑這一段已是最快的速度，你緊跟在後，我想拉開兩公尺，都辦不到。證明你這匹馬很好。這時回頭看，劉鑫華同來的另一匹馬，落後很遠。劉鑫華那匹馬，就是李四海所說的，另兩匹好馬之一，也是蒙古馬，毛醬色，禿尾巴，四蹄扁平，四條小腿後面之毛特別長，體型亦不好看，其貌不揚，從外表看，不像是匹好馬，但跑起來，既平穩又快。一般馬奔跑時，都是抬著頭。這匹馬，一跑就低頭，跑的越快頭越低。

拚命地跑，其架勢，前面即是城牆，也要穿個洞衝過去。全團馬匹集中飼養時，可以騎的馬我都騎過。第一次騎這匹馬時差一點摔下來，初次騎牠，犯了騎生馬的大忌，不了解牠的習性，就貿然上馬。左腳踏蹬，右腿一抬，身體還傾斜時，牠一衝即狂奔，速度快，風吹的我搖搖晃晃向後滑，似要由牠的臀部滑下來。而不是因身體傾斜由側面摔下來。

我左手緊拉韁繩，先使身體正直，然後再稍向前移，始坐到鞍子上，這是我騎馬最驚險的一次。如果由馬的臀部滑下來，左腳套在馬蹬上，在地面拖，那就慘了。騎完，路邊的一位居民說：你的騎術很好。我反問：你怎麼曉得。他說：你右腿一抬，馬就狂奔，你搖搖擺擺的，我想你一定要摔下來。結果未被摔，證明你的馬術很好。他不知道，我嚇出一身冷汗。

以後，與劉鑫華同時騎過幾次馬。他的馬總是跑在前面，我的馬緊跟在後，幾次我試著跑到前面，但劉的馬，死都不讓，拚命快跑。但牠要拉開與我的馬之距離，也辦不到。

軍中師爺慧眼識馬

同事王振興，於當年臘月初表示：他家鄉原被共黨佔領，現在又被國軍收復，他在春節時想請兩天假回家看看，並借用我的衣服和馬，因我的冬服，是自費在服裝店訂做的，剪裁合身，布料好，顏色亦較公發的美觀。他家在濟南西方一百多華里，尚不穩定，夜間尚有共軍出沒，我怕他夜間在家或在途中遭共軍襲擊，把我的馬丟掉。故說：你騎其他的馬不好嗎？他說：我往返只兩天，如騎其他的馬，時間都耗費在路上。只有你的馬快，我可以在家多停留一些時間。他這樣誠懇，我也不好峻拒。然始終不放心。但突然發生情況，部隊於春節前六、七天深夜，奉命出發，離開濟南進入沂蒙古山區，進進退退，四十天後，王振興就陣亡了。他騎俊馬衣錦還鄉的美夢，永遠無法實現。

另一同事張德明，山東長山縣人，原在本鄉當鄉村小學校長，他家的田地比一般人多幾畝，在地方上薄有聲望。但在共黨眼中他屬惡霸，勢必剷除。故日本投降，共黨到他家鄉時，他隨游擊隊到濟南。後來，游擊隊編入國軍，特安置他在一〇八團第一營營部當書記，這種職務，早年北方軍中稱為「師爺」，很受敬重。吳佩

孚、韓復榘初入軍中，都會經擔任過這類工作。但在國軍中，這種職務已微不足道。

張德明在濟南兩年多，他發覺，戰亂時代，筆桿遠不如槍桿有用。故棄文就武。當他家鄉收復後，他請辭返鄉，號召三百多人連買帶奪湊集了三百多支破破爛爛的長、短槍，成立一個縣保安大隊，自任大隊長，騎一匹跑不快的馬，帶著三百多人，縱橫縣境，亦顧盼自雄。當地黨、政、警對他均客氣三分，比現在台灣黑道出身的議會議長還神氣。

張德明辭職前，常回家探望親人，借我的馬代步。但他家鄉，並非很平靜。共黨游擊隊仍在夜間活動，怕把我的馬丟了。故有次我對他說：把別的馬借給你好不好。張說：不行，我返往三百多華里，只有你的馬可以早去、晚歸，別的馬往返需兩天。我只好照借。但每次借他騎，我都等到深夜得知馬送還了，才安心睡覺。

三十七年夏，經過周村、濰縣等戰役，膠濟鐵路西段沿線十多個縣盡棄守。國軍徐徐向濟南撤退。筆者當時於役整編七十三師二二〇團，是最後撤退的一個團，途經長山縣時，張德明來看我。勸他同去

濟南。他說：以過去經驗，到濟南那還有我們的份，人員一定被撥編。這次絕不離開家鄉，死也要死在家鄉。又提到我那匹蒙古馬，他說：失去真可惜，現在即不惜千金也無法買到我那樣一匹馬。繼談到他需要什麼協助。他說：現在錢對我沒有用，我有人、槍，要什麼都有，只需武器、彈藥。但我知道槍你不可能給我，能給些子彈就好。我湊了幾千發子彈及部分手榴彈給他。後來不時還到他在國、共軍交錯的地帶活動。但三個月後，濟南亦陷共。他只有死路一條。

幾十年了，每想到他，都希望最後是陣亡或自殺，千萬不是落到對方手裡遭羞辱折磨後而慘死。因在河南有一人同他情形相似，落入共軍手中，遭鐵絲穿鼻，栓根繩子，同牽牛一樣，牽著到處被鬥爭。折磨三個月，才被慘殺。

人馬相知互有默契

騎得久了，人、馬就有默契，只要拉拉韁繩，腳輕觸其腹部，牠就知道我要的速度，開始加快。

馬的跑法有三種：奔、躡、走，一般馬只能會一種，這匹馬則躡與走兩種步法

都會，牠要大步走時，騎在牠身上都感覺得到，身體一沉開始大步走，既快又穩。見者連稱：「好馬！」不止。

臘月駐濟南市南郊，連續下兩天雪，地上積雪有四、五寸厚，住在山村小房內，無所事事，煩悶不堪，想到濟南市走走，散散心。

騎馬出村不遠，因路面結冰，馬蹄粘雪打滑，幾次險連人帶馬滑倒。怕摔傷馬腿，想回頭不去市區，但馬往路旁農地走，勒韁拉回道路，牠仍掙扎著走入農地。我發覺，農地積雪雖厚，但未結冰，馬可以緩行，即使打滑，也不嚴重，沒有危險。

我身著日軍綿羊毛皮大衣，這種大衣，面布可防雨雪，溫暖自不待言。我雙手抱抄，馬韁鬆鬆的搭在大衣袖外，不加控御，任牠行走。牠在路旁農地中以「之」字前進，有時走回道路，但道路仍打滑，再走回農田。大地一片銀白，空中雪花飛舞，萬籟俱寂，一人一馬，在田野中忽左忽右慢慢行進。回程情況亦相同，於黃昏時平安回歸駐地。

下雪路面結冰，此馬知道農地中可以行走，應是早年，在蒙古原野得此經驗。

這時，是牠體力最好的時期，平常騎牠，一上路就快跑，尤其上坡時，牠非快跑不行，拉都拉不住。

烽火離散瘦馬入夢

好景不長，三十六年春李仙洲兵團在山東萊蕪縣吐絲口潰敗，一〇八團黃昏時突圍至古時齊、魯兩國交界之青石關南方，遭共軍伏擊，突然殺聲四起，槍、炮、號音齊響。部隊在荒亂中，我跳下馬，向右邊山上退避。因山勢很陡，馬走的慢，共軍即將追到，我用力把韁繩拋到馬鞍上，即快速往山上跑，待感覺已安全，回頭看時，團部十多匹馬及飼養兵與團長的名衛士均已為共軍所擄。當時即想，不管突圍成功與否，這匹馬恐怕是永遠見不到了。

來台多年，還常在夢中，騎著牠奔跑。一次，正在奔跑中，牠前腿跪地，把我摔的皮破血流。我站起來，發覺牠骨瘦如柴，似趙子昂筆下之瘦馬，低著頭，尾巴也不搖了。

這時我始知道，牠老了，該休息了，不能再騎了。奇怪，自此以後牠也不再入夢了。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